

飞沙不落月牙泉

叶雪松



敦煌,是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敦者,大也;煌者,盛也。默默念着敦煌这个名字,就好像有一种来自远方的内陆深处的召唤。到底是什么让人心驰神往?是隔世的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声,还是苍茫大漠的飞沙走石?是莫高窟流不尽的伤心泪水,还是孤城遥望玉门关的雄浑苍凉?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神秘吸引。我只知道,我渴望把自己放置在这样的天地间,感叹文明之灿烂,自然之宏伟,自我之渺小。

边关冷月,宝石般的星星眨着寒光,点缀在湛蓝如洗的天幕上,璀璨的灯火将这个塞外边城装扮得妖娆多娇。在敦煌小住一夜,第二天清晨,又乘车赶赴鸣沙山、月牙泉。鸣沙山、月牙泉和敦煌这个城市差不多紧挨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城南5公里。

大巴仅行15分钟,便看到了传说中的鸣沙山,率先出现在我眼前的是金子般连绵起伏的小山般的大沙丘。山为流沙积成,沙分红、黄、绿、白、黑五色。汉代称鸣沙山为角山,又名神沙山,晋代始称鸣沙山。其山东西绵亘40余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主峰海拔1715米,沙垄相衔,盘桓回环。沙随足落,经宿复初,此种景观实属世界所罕见。

老屋听雨

(组诗)

北君

雨季产生的事物

滴水的屋檐,一些模糊的事物
渐渐清晰,雨滴溅落
加重了垂悬的凉意

透过雨帘,我看见父亲头戴草帽
挥着锄头在芭谷地里备垄
那时的父亲多么年轻啊
年轻得像一株茂盛的芭谷
与雨水融为一体,我仿佛听到
父亲身体里拔节的声音

雨季过去,父亲的身影消失了……
而我,分明看到了
芭谷从父亲的身体长了出来

母亲的药

自从离开家门,我就认定
家,是一味良药
熬药的人,一定是母亲

当我在外偶感风寒
水土不服,消化不良
失意、困顿,患思乡病
我就知道,我的身体
已准备了一场疾病
为我回家寻找到借口

就像小的时候
为了一碗热乎乎的荷包蛋
而庆幸得了一场感冒
为了听到母亲的责骂和絮叨
而购买一张返乡的车票
而一次次回家吃药

我需要母亲,再为我
调理一味中药,母亲的话
清热解毒,消炎止痛
即刻药到病除

对瓦

易碎的瓦,在乡亲们眼中
是比黄金更珍贵的信物

一头牛,可以讨价还价
两只手,可以袖里吞金
一旦交易达成
吐口唾沫是个钉儿

七里八乡,最看中一片瓦
一片瓦摔成两瓣儿
各执一半,就可以把牛牵走

一句信诺,两半桦卯勒合
爷爷说祖上对瓦
对来了一桩美好姻缘

旧物

我如此执迷于一件旧物
执迷于破损时光里的镜像
透过锈渍,皴裂,苍老,风尘
触摸它的肌理和心跳
它的光亮,丰满,鲜艳,完整

就像我的母亲,褪去岁月的斑驳
退回老屋,灶台,人间烟火
土炕上的煤油灯,纺车恍若隔世
她手中的补丁光鲜如初
一次次缝补我儿时的漏洞

失物招领处,排满认领乳名的人
我就像母亲认领的一个旧物
从石头、剪子、布中走出
夹杂其间,啾呀学语

若不
是亲眼所见,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世界上还有这般的奇
景。一边是城市,一边是沙丘,两
者竟然泾渭分明,沙丘对城市竟然秋毫无犯,
规规矩矩地横亘在那儿,构成一道沙中有城、
城外有沙,人沙共处的人间奇景。早上,走在
敦煌的大街上,丝毫也感受不到沙子的踪迹。

一泓清泉,像一镰钩月,涟漪潋洄,碧如翡翠。千百年来,就这样静静地横卧在茫茫沙海中,
秋毫无犯,不能不说是个人间奇迹。泉在流
沙中,干旱不枯竭,风吹沙不落,颇为奇观。月
月牙泉的周围是高高的沙山,在晴天或有人从山
上滑下时会发出声响,所以叫鸣沙山,这里还有一个
奇特的现象,因为地势的关系刮风时沙子
不往山下走,而是从山下往山上流动,所以月牙
泉永远不会被沙子埋没,被称为沙漠奇观。

对月牙泉千年遇烈风而不为沙掩盖的
不解之谜,有许多说法。有人认为,这一带
可能是原党河河湾,是敦煌绿洲的一部分,
由于沙丘移动,水道变化,遂成为单独的水
体。因为地势低,渗流在地下,水不断向泉
内补充,使之水流不息,天旱不涸。这种解
释可看作是月牙泉没有消失的一个原因,但

却无法说明为何飞沙不落月牙泉。

月牙泉最像初五的新月,落在黄沙里。泉水清凉澄明,味美甘甜,在沙山的怀抱中
静静地躺了几千年,虽然常常受到狂风凶沙
的袭击,却依然碧波荡漾,水声潺潺,是当之
无愧的沙漠第一泉!月牙泉,梦一般的谜,
千百年来不为流沙而淹没,不因干旱而枯
竭。在茫茫大漠中有此一泉,在黑风黄沙中
有此一水,在满目荒凉中有此一景,深得天
地之韵律,造化之神奇,令人神醉情驰。

月牙泉古称沙井,又名药泉,清代正名
月牙泉。面积13.2亩,平均水深4.2米,水质
甘冽,澄清如镜。流沙与泉水间仅数十米。
但虽遇烈风而泉不被流沙所淹没,地处戈壁
而泉水不浊不涸。鸣沙山和月牙泉是大漠
戈壁中的一对孪生姐妹,“山以灵而鸣,水
以神而益秀”。游人无论从山顶鸟瞰,还是
泉边畅游,都会心旷神怡。确有“鸣沙山怡
性,月牙泉洗心”之感。泉内生长有眼子草

和
轮藻
植物,
南岸有茂
密的芦苇,四
周被流沙环抱,虽遇
强风而泉不为沙所掩盖。

因“泉映月而无尘”“亘古沙不填泉,
泉不涸竭”而成为奇观。泉内生有铁背青、
七星草,专医疑难杂症,食之可长生不老,故
有“药泉”之称。

月牙泉早在汉代就是游览胜地。唐代
这里有船阿,泉边有庙宇。南岸原有一组
古朴肃穆、错落有致的建筑群。各主要殿宇
有彩塑百尊以上,所绘壁画数百幅。重要殿
堂均悬匾额、碑刻。当时这里亭台楼阁,
庙貌辉煌,宫厅柱廊,临水而设。历代骚客
游玩、吟诗咏赋,挥毫者不乏其人。史载,汉
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得天马于渥洼
池中,后人疑月牙泉即汉渥洼池,遂立一石
碑曰“汉渥洼池”。故有诗人赋诗曰:“四面
风沙飞野马,一潭之影幻游龙。”由是,奇特
的月牙泉更增添了传奇色彩。

歌手田震有首歌叫《月牙泉》,其词
曰:“就在那的那边,很远很远,有美丽的
月牙泉。它是天的镜子,沙漠的眼,星星
沐浴的乐园……”离开的时候,田震的歌
声,在我耳边萦绕了很久很久。

穿过城市的风

张淑清

风是从故乡来的,那个叫南河的村
子。我在八楼的书桌前,风沿着敞开的窗
口,笑吟吟地走了进来。我确定,它是南
河村的风,柔软细腻,又飘着母亲身上大
铁锅饭菜的香味,有玉米粥和煎鱼,也有
酸菜、大饼子。风将一座村庄的消息,带
了过来。风把我的一颗心喊醒了。我想,
此刻,我不能再守着一本书,阅读纸间
的人情冷暖,我必须牵着风的手,在城市
里走一走。

风一来,我嗅到风的褶皱里站着的故
乡。一头牛,慢悠悠地逛过街道,向广大
的原野奔去。它气若神闲地迈着步子,在
一棵树下,停留。埋头啃一口青草,抬头
凝视远方。牛的世界,一片清明。静静
的南河上,波光粼粼,河面闪现一个姑娘
的身影,她对着一泓清水,低眉浅笑地梳
妆。

风一转,村口大白杨树下,伫立着母
亲,目光一次一次伸向城市。我们居住
的地方,不知什么时候,成了母亲割舍不
下、魂牵梦绕的诗行。

此刻,城市被一辆一辆车揣在兜里,鱼
一样游弋在大街小巷。我对风诉说着,
许多年里,我只是城市的一个标点,且都
是逗号,不是句号。我怀念老房子的一
块块瓦,四四方方,有棱有角,坐在光
阴深处。瓦始终在村庄,从生到陨落,不
离开村子半步。我会挽着风,安静地泊
在瓦檐下,听瓦的心跳,咚咚咚,沉沉,
凝练。

一场风穿过城市的风,令我一遍一
遍,怀念在南河的生活。老房子、一个
壁炉,一星柴火。壁炉上沸腾着一口铝
锅,几片干巴的白菜,几块五花肉,几
块豆腐,几只红艳艳的辣椒,几根粉条。
窗外,雪纷飞。室内温暖如春。父亲一
边照看锅子,一边往炉子添柴火。我和
弟,捧着大海碗,听父亲说,吃吧,便小
心翼翼地抽过筷子。

母亲呢,坐在炕头,给我们缝补衣裳。
有喜鹊落在雪地上,觅食。母亲下地,抓

把秕谷,撒在院子,投喂喜鹊,麻雀。院
里的果树枝头,挂着几颗果子,风一摇,
果子就左右晃动。

北风那个吹,大地上的庄稼熟了,我
跟在父亲身后收割玉米、稻子、高粱、
大豆。累了,席地而坐,与风促膝交
谈。接近晌午,母亲拎着竹筐来了。咸
鸭蛋、玉米面和白面蒸的馒头,清凉
的井水,韭菜鸡蛋汤。打发了午饭,天
作铺盖,地当床。四仰八叉躺在玉米
秸秆上,睡一觉。等马车来了,把谷物
运回家。风将谷子、糜子、稻子、玉
米穗子,一一归拢到晒场,晾晒。月光
皎洁的晚上,吹着南河的风,坐在晒
场的谷垛、稻草垛,听她唧唧叫,夜
鸟歌唱,几声狗吠,几滴露珠落下。
夜深了,枕着粮食的芬芳,一觉天亮。

穿过城市的风,还得穿过一座一座村
庄,把漂泊在城市的人,他们的故事反
馈给守候在故乡的亲人,告诉那只养
了十年的,留在村子的猫。告诉一柄
悬在房梁上的豁口镰头,一把锈迹斑
斑的犁铧,一堵坍塌的墙,风门前一
株狗尾草,一眼几乎干枯的老井。告
诉曾经在了一起耳鬓厮磨的草木繁
花,星辰大海。

我时常借一缕风,洗洗一身的尘埃,
在城市一扇明丽的窗前,品一杯茶,
望着人来人去的街头。我将文字淬炼
成一把锄头,先铲掉我内心的荒芜,
请故乡乡进来,以及老屋子,墙角的一
枝梅花,一只蜘蛛,用剩的半截铅笔,
烂了三分之一的门槛。蚂蚁和井旁
的枣树、杏子树。请我的村庄体验一
下城市的生活。搬来土,在盆里,阳台,
种下一个村子。种下一阵风,一场雨,
一片云。故乡的风,来一拨又一拨,替
我翻翻,落满灰尘的书。读一读久远
的唐诗宋词,在心里筑一道篱笆,让精
神横刀立马,与梦想执手天涯。

现在,母亲和父亲一起,每天不停地
翻走日历,送走太阳,迎来白月光。守
在电视机边上,收看孩子所在城市的
天气预报。

他们不断在电话里叮嘱,天冷要加衣,
天热多乘凉。过马路,看好红绿灯。记
得吃饭,不仅吃饱,还得吃好。我们
在家什么也不缺,别惦记了。父母
的人生格言,永远是:你们在外,吃
饱穿暖,平平安安,就是他们的幸福。
40年前,我感受不到父亲母亲对我
的爱,有多深厚,多辽阔。半生已过
后,我刻骨铭心地意识到,父母是世
上最爱我们的人。

风穿过城市,穿过我居住的社区,日
头躲到云层里,几棵芙蓉树正开着花。
太阳还是昨天那个太阳,坐在长椅
上的人,不一定是昨天的那些人。

人有生死,风没有。风自从诞生那
日起,观看着人世沧海桑田,云卷云舒,
悲则喜雨,喜则春风。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王之涣唱和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风早在几千年前,就活跃在文学艺术
世界里,生长在广阔的村庄与城市。

风和雨,又是割不断的姻亲。民间
有俗语:“风在前,雨在后。”当然,
风来了,不一定就有雨,那要看云
朵的情绪。云朵一生气,脸煞黑煞黑,
风再一急躁,雨就来了。

种子落到地里,等风,等雨。风一刮,
雨姗姗来了,落在地上,草棵、树叶、
枝蔓、瓦砾,也落在人心里。风是城
市与村庄一年四季的信使,东风、西
风、北风、南风,风声不绝于耳。多
年前,风雨对我极其重要。我的庄
稼,果园需要风雨。那时候,我坐在
堤坝上,守着一亩一亩的玉米苗,秧
苗、树苗、草莓苗,等风带来一场雨。
我和大地上的风,情同手足,我们互
相搀扶,不离不弃。

今天,来自南河村的风,拽着我,在
车流湍急的地段左冲右突,寻找当年
的美好年华,风依旧苍劲有力。多么
拥挤和喧闹的人群,我也能自在地拉
着清风,淡定从容地行走在生命的航
船上,不管在城市,还是村庄。

“消失”的严父

尤 肇

父亲过了70岁以后,平日的严厉不
见了,变得感性又黏人。有时候你被
催得烦了,说他几句,他也不生气,只
是呆呆地看着你,脸上还带着笑。如
果你离开了,不一会儿工夫,他又会
给你打电话,仿佛刚刚的争执都不曾
发生。

父亲变得特别爱吃雪糕,有时候带
他去哪家饭店,都得先打探饭店冰柜
里有没有雪糕,一席饭间他至少能吃
4个雪糕,这还是在控制的情况下。

猝不及防的,威严的父亲变成了孩
子似的模样。任性、贪玩儿、抢话、
词不达意、丢三落四……父亲退休前
在单位是干部,在家里也是领导,自
律又严谨,一直担当着人生导师角色。
仿佛一瞬间,父亲头脑中紧绷的那根
弦儿忽然松开了,变成了一个欣欣然
讨喜的孩子,面对着他并不熟悉的世界。

看着父亲每年的体检单,我们知道
他的小脑萎缩在加剧。医生说,对于
老年痴呆症还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
家人的陪伴,保持心情愉悦,已是目
前延缓病情发展的良药。

在全世界,每三秒就有一个人患上
痴呆症。目前,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
痴呆症是人口死亡的第五大原因。严
重的阿尔茨海默病对人的伤害是巨
大的:患者失去亲友,失去记忆和目
标,失去生命和灵魂。你会发现,你身
边那个熟悉的、深爱的人“消失”了。
更为悲催的是对阿尔茨海默病还缺
乏有效的预防或治疗手段,更别说治
愈了。绝大部分药物在临床试验中
都可谓毫无效果,只能轻微、短暂缓
解症状。

不论基因如何,不管年龄、社会身
份等背景怎样,我希望,每一个想离
开阿尔茨海默病的人都可以尽力身
体力行,过好充实的一生,保持良好的
社交,存储更多的美好记忆。像我
可爱的老父亲,只不过是换一种模式
体验人生的快乐,这或许是目前能抵
御基因侵袭、岁月无情的一种方式吧。

诗意大唐 梦里长安

柳逢霖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展现纵
跨60余年的大唐历史风貌,其中涉
及历史名人多达数十位。影片以唐
代诗人高适为主人公,从他在暮年
时对李白的回忆作为切入点,观众
不仅近距离地窥见了高适同李白交
游的始末,还目睹了盛世大唐的诗
人群像。

在电影中,长安已然被诗意化地
塑造造成了一种隐喻式符号。作为
权力的中心,长安浓缩了大唐的无
尽风华,寄予了无数迁客骚人的美
好憧憬。高适一生四次奔赴长安,已
是43岁。他经历了中年失意、投军
朔北不成,只能乡居梁园。彼时,他
收到了好友李白的一封信,信中李
白邀高适奔赴长安,他要助高适
“谋功名、建功业”。这一刹那,高
适中理想的光芒再次亮起。当高
适第三次来到长安,正值安史之乱,
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年近花甲的
高适,理想发生了质变,他不再追
寻重振家族荣光、封侯拜相的狭
隘梦想,他想要实现的是江山稳固
、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高适成为
剑南节度使,攻克吐蕃守军,夺回
云山城。第四次,高适奔赴长安时,
他的大器晚成已建功立业,一边吟
诵着长安的诗句,一边回首这一生
与长安的纠葛、与理想的缠绕。

《长安三万里》的另一精妙之处,
还要数影片中对于诗意大唐的构建。
全片以48首唐诗贯穿始终,这些诗
歌并不只为抒怀,而是每一首都各
尽其用,结合诗中意蕴,来塑造人
物、渲染气氛,将中式意境、中式
美学展现得淋漓尽致,堪称一堂美
不胜收的诗歌赏析课。

这部影片,虽是动画,但对中式诗
意美学的构建充满了巧思。例如,
片中多次出现月的画面。月,恰
恰是古诗词中最常见的意象。令人
印象深刻的是片中的天空永远挂
着一轮圆月。月有阴晴圆缺,那
为何影片唯独钟情圆月呢?因为
夜幕中那一轮皎洁、完满的月亮,
恰如主人公高洁傲岸的人生抱
负。高适心中的那一轮圆月与他的
长安交相辉映,使他在时代的变迁
中坚守本心,最终“直挂云帆济
沧海”。



本版插画 董昌秋